

# 论述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

马俊丽

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00

**摘要：**《易传》道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，但是对这句经文的探讨和重视是从宋明开始的，宋明儒者从内在的涵义和为学路径都做了解释和探讨，《易传》的“敬、义”与《论语》的“直”、《中庸》的“中和”、《孟子》的“集义”等都有密切的联系，本文就是通过对这些关联性的进一步诠释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的含义，然后再进一步的梳理宋明儒者对内在的“敬”和外在的“义”的工夫路径探讨，来对宋明理学思想体系达到更清晰的理解。

**关键词：**敬义；中和；集义

“敬”字，在先秦经典文献中虽然经常出现，但是把“敬”作为一个心性工夫来加以探究是要到二程才出现。二程非常重视“敬”的工夫，他说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”，又说“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”。何谓敬？二程认为“所谓敬者，主一之谓敬。所谓一者，无适之谓一”由此可以得出“敬”是内心的专一状态，当内心处在这种状态中时，内心的杂念的纷扰自然就没了。

《易传》言曰“直其正也，方其义也。君子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敬义立而德不孤。”。二程和朱子都对此非常重视，对“敬”和“直”的阐释也多围绕此句展开。

## 1. 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的涵意

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出自《易传》，关于此点的讨论是从宋儒开始的，明道曾言：“若修其言辞，正为立己之诚意，却是体当自家‘敬以直内、义以方外’之实事”伊川也强调“敬”和“直”对修身有着的重要意义。对此伊川云：“主一无适，‘敬以直内’，便有浩然之气。“敬以直内”，有主于内则虚，自然无非僻之心。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，须是直内，乃是主一之义。

关于“敬”和“义”的关系，在程颐看来两者是密不可分的，但是“直内”无疑是更为根本的。对此程颐的学生曾说道“先生教人专以‘敬以直内’为本”、“先生教人，只是专令用‘敬以直内’，习之既久，自然有所得也”

何谓“直内”？孔颖达注疏道：“君子用敬以直内，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心”，孔颖达认为“直内”就是“直心”的意思。何谓“直心”呢？“直心”可以用“正心”来解释。《大学》关于“正心”的部分，如是阐释道：“有所

忿惕则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，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”。意为修身的意义在于使自己的内心纯正，如果心中有怨恨，有恐惧，喜好玩乐，有忧患，都不能使内心纯正。只有做到心中清明，专心致至，不看不听与修身无关的事物，这才叫做使自己的内心纯正。

程颐对“直内”有更深入仔细的解释，《二程外书》记载：“往年先生归自涪陵，日日见之。一日因读《易》至‘敬以直内’处，因问先生‘不习无不利时’，则更无睹当，更无计较也耶？先生深以为然，且曰‘不易见得如此，且更涵养不要轻说’”。门人问程颐“直内”是不是内心“无睹当”、“无计较”，坦荡光明的样子？程颐对此深以为然。但是同时，程颐也勉励他多加涵养体察此意，不要轻率多说。

程颐对“直内”又进一步解释道：“中心斯须不和不乐，则鄙诈之心入之矣，此与‘敬以直内’同理，谓敬为和乐则不可，然敬须和乐，只是中心没事也”。这里程颐认为如果内心“不和不乐”，则是有“鄙诈之心入之矣”。“敬”不等同于“和乐”，当内心是“敬”的时候，人也是“和乐”的，只是心无挂碍罢了。显然，这里的“心中没事”与《大学》中“的无所著系之意基本一致。

朱子在程子的基础上，更进一步强调“敬以直内”工夫的重要性。朱子认为他的讲学传道之所以不同于科举时文在于，讲学传道需要切己地去做修养工夫，要去实践，而科举时文只空口说，这是没有用的，对此他说“程子以为操之道，惟在‘敬以直内’而已。如今做工夫，却只是这一事最紧要”，又说“若实是把做工夫，只是‘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’八个字一生用之不穷”，由此可见，“敬以直内”又

“最是紧切工夫”，认为“敬以直内，便能义以方外，非是别有个义。敬譬如镜，义便是能照底”。又说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，只是此二句。格物致知是“义以方外”，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基本和朱子的修养方式相联系，朱子继承二程的工夫体系，认为“主敬须涵养，进学在致知”。何为“主敬”？《中庸》《中庸》说：“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”即情未发时的状态视为“中”，而“涵养须用敬”就是要涵养这个“未发之中”。程颐认为，“未发”应是无思无虑的状态，所以不能用“求”字说，因为一旦求则是思，思就已经是已发。在已发处用格物穷理之功。但是喜怒哀乐未发处，不是要“求”，是要“涵养”。涵养是有方法可循的，“涵养须用敬”一语便道出了涵养的核心是“敬”。朱子虽未明说，但是结合上下文，便知“敬以直内”和“涵养须用敬”是基本一致的。

关于“义以方外”，朱子更是直接点明：“格物致知是‘义以方外’”何为格物？朱子在《大学补传》中对“格物”做出了说明：“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”

陈来老师在阐释朱子“格物”思想时，有三层解释：一是“即物”，也就是接触事物；二是“穷理”，也就是研究事物的道理；三是“至极”，即把所研究的道理推至极处。如果简单的说，格物就是穷理，但若全面的说，格物必须包含以上三种含义。因此，格物的基本精神是要求人通过对万物的考究以把握义理。理在一切事物中普遍存在，天下事物无论精粗莫不有理。

朱子对“敬以直内”和“义以方外”的看法与程颐基本一直，关于“直内”的状态，朱子阐释道：“直者心无私曲之谓，人能敬以直内，不使少有私曲，则其心絜清而无物欲之污，可以交于神明矣。“敬以直内”是无纤毫私意，胸中洞然，彻上彻下，表里如一。“义以方外”是见得是处决定是恁地，不是处决定不恁地，截然方方正正。”“盖‘敬以直内’而喜怒哀乐无所偏，所以致夫中也；‘义以方外’而喜怒哀乐各得其正，所以致夫和也。

显然这里朱子所说的“无私曲”、“无私意”、“胸中洞然”，与程颐所认为的“无睹当”、“无计较”，意思基本一致。

## 2. “敬”和“义”的关系——敬义夹持

程朱也非常重视“义”。有学生问：“‘敬以直内’，气便能充塞天地否？”程颐回答说：“气须是养集义所生。积集既久，方能生浩然气象。”这里说明养浩然之气单靠内在的敬是不够的，还需要去“集义”。

对于“集义”和“养浩然之气”，最早出自于《公孙丑上》：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所谓的“浩然之气”不是物质性的“气”，而是一种精神状态、一种气概、一种风度、一种高尚人格。

孟子对“浩然之气”具体解释道：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塞于天地之间，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，无是，则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也。”孟子认为“浩然之气”的状态是“至大至刚”的，直着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，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，无所不在；浩然之气要和道义相配合，需要常做他所认为是应该做的事（行义），此可称为“集义”，不是靠偶然的行为就能获得的。

此外，孟子认为培养这种气要做到“必有事焉，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也”。不能忘记，也不能拔苗助长。

关于“敬”和“义”的区别，程颐说“敬只是持己之道，义便知有是有非。顺理而行，是为义也。若只守一个敬，不知集义，却是都无事也。”这里程颐明显认为“敬”和“义”二者不可偏颇，做修养工夫，既需要“守敬”，也需要“集义”。

因此程颐认为“敬”和“义”需要互相夹持，他说：“敬义夹持，直上达天德自此”。“敬义夹持”实际上就是把内在的涵养工夫与外在的格物致知工夫统一起来，由此程颐的工夫路径是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。”这里的“涵养”就是“主敬”的工夫，“致知”是“集义”的工夫。

朱子在继承程颐思想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说道：“方未有事时，只得说‘敬以直内’。若事物之来，当辨别一个是非，不成只管敬去。敬义不是两事”朱子认为未有事时，可以“守静”，但是事来的时候，就需要“义”去明辨是非。朱子又说“有敬而无义不得，有义而无敬亦不得，只一件便不可行，便是孤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朱子强调的“敬”并不是不能应接事物的“死敬”，所谓“死敬”，就是只守个主一之敬，碰到事不能“济之以义辨其是非”；所谓“活敬”，就是“敬中有义，义中有敬，静则察其敬与不敬，动则察其义与不义”，这样“敬义夹持循环无端，则内外透彻”。

### 3. “敬义夹持，明诚两进”

“敬义夹持，明诚两进”最早是由二程提出来的，但是对于具体工夫路径的先后，即到底是“敬”先，还是“义”先？二程却并未做进一步的准确阐发，这也为朱陆的分歧埋下了伏笔。到了南宋时期，朱子和陆九渊把这个问题延申至“尊德性”和“道问学”求学路径先后，主次的问题。黄梨洲说道：“宋人成说，言心则以知觉，而与理为二。言工夫则静时存养，动时省察。故必敬、义加持，明诚两进，而后为学问之全功。”

“道问学”与“尊德性”语出《中庸》：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。”。陆九渊认为以“尊德性”才是存心、明心的根本途径，“道问学”是次要的，所以“尊德性”在先，“道问学”在后。而在朱子看来，应该先“道问学”再“尊德性”，遵循“下学而上达”的路径，而且二者不可偏颇。一方面内在要主敬涵养，为致知提供一个主体的条件；另一方面要对格物致知，积累至豁然贯通。

对此他进一步说：“有一般人专要就‘寂然不动’上理会，及其应事，却七颠八倒，到了又牵动他寂然底。又有人专要理会事，却于根本上全无工夫。须是彻上彻下，表里洞彻。如居仁便能由义，由义便是居仁。敬以直内，便能义以方外；能义以方外，便是敬以直内。当然这里所说“有一般人”暗含了对陆九渊的批评。朱子认为“‘敬以直内’是持守工夫，‘义以方外’是讲学工夫，并明确说“格物致知是‘义以方外’”，这也是程颐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在致知”的意思。

这里的“持守工夫”可以理解成“尊德性”，“讲学工夫”可以理解成“道问学”，朱子强调“道问学”和“尊德性”都要有，两者不可或缺。朱子在《答项平父书》一书中说道：“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，惟以尊德性、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。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，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。”这里朱子认为“尊德性”和“道问学”是子思以来“教人”成为圣人的方法，但是朱子已感到本不可缺一的

两种方法到当下已开始分途而行。朱子为陆九渊似“禅学”，恐有将圣学流于玄虚之弊端，这也是朱子晚年大力批驳陆学的原因。

朱子在关于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的工夫先后问题上强调应该先“敬以直内”后“义以方外”。景绍问“敬义”。曰：“敬是立己之本，义是处事截然方正，各得其宜。”道夫曰：“‘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’，莫是合内外之道否？”曰：“久之则内外自然合。”又问：“‘敬以直内’后，便能‘义以方外’，还是更用就上做工夫？”曰：“虽是如此，也须是先去‘敬以直内’，然后能‘义以方外’。”

### 4. 总结

从上面的论述和阐发可以看出，宋代儒者对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的讨论更加详尽和精微。宋代的理学对先秦的经典文献做出了创造性诠释和构建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中的很多重要词语如“格物”、“中和”、等都成为后世儒学的重要概念，理学家们对此做出了更精微的义理阐发。“主敬涵养”和“格物致知”是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先秦经典文献中也有许多关于“敬”和“义”的记载，其中《易传》中的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最为重要，所以程朱的主敬涵养和格物致知工夫多依此来展开论述。程朱理学也正是在这些对经学的进一步诠释中，逐步构造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，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文献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黎靖德编：《朱子语类》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。
- [2]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721 册《子部二七·儒家类》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。
- [3] 程颢、程颐著，王孝鱼点校：《二程集》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。
- [4] 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。

#### 作者简介：

马俊丽（1995.12.11），女，湖北省襄阳人，北京市房山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